

纪念梁柏台烈士诞辰90周年

纪念与学习

《关心下一代》第1期

《新昌党史资料》第86期

新昌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

新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

1989·8

编 印 说 明

为纪念梁柏台烈士诞辰90周年，为给基层党组织和各学校提供新形势下加强理想、前途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，我们特编印了这本资料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加之编印时间仓促，内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祈请批评指正。

新疆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

新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

1989年8月

目 录

学习梁柏台，做共产主义新人……………新关史（1）

献身者的故事……………辛 畅（4）

光辉的足迹

——梁柏台生平之最

……………陈 刚辑录（16）

简讯：新昌县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

已正式成立……………鸣 （24）

学习梁柏台，做共产主义新人

新 关 史

今年9月14日，是梁柏台烈士诞辰80周年。

与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，梁柏台走过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道路。他还在知新小学读书时，就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，立志做一个“以身付诸国，竭力以担国事，以保国家，不以私而忘公”的“许国大丈夫”。他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“五四”爱国运动和“一师风潮”，在斗争中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秋，他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，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成为我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。在这里，他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，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，从此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促使他为中国革命披荆斩棘，奋勇前进。

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，梁柏台冲破阻力，不畏艰险，于1921年4月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等一起，奔赴当时被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视为“洪水猛兽”的苏联，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，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，为中国人民探索一条光明的路。

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，梁柏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，坚决服从革命需要，在异国战斗了十个春秋。他长期

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，创造了党在远东的工作基础，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，梁柏台听从革命的召唤，于1931年春回国奔赴中央苏区，参与建立全国红色政权的工作。他担任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司法部长和内务部副部长、代部长等职，起草了包括我国第一部红色宪法在内的十几个法令，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司法机关，确立了正确的司法程序和民主化的审判制度，培养了一批司法干部，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先河，奠定了人民司法的基础，被人誉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开拓者。

梁柏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，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拓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表现了极其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。

梁柏台的共产主义情操，首先表现在他处处以国家利益、革命利益为重，自觉地维护党的纪律，严格地实践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职责。他从小就抱定“不以私而忘公”的宗旨，不为新婚燕侣所恋，婚后七天就毅然赴苏，自觉地用“国家事大，家庭事小”的准则来处理革命与个人的关系。

梁柏台的共产主义情操，还表现在他以艰苦奋斗为荣，以贪图享乐为耻，自觉抵制名利、地位、金钱的诱惑，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纯洁。面对金钱、名利、地位的挑战，梁柏台的回答是：“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，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些玩意儿。”他毅然抛弃在苏联的优裕生活条件，回到中央苏区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。面对艰苦的生活，他不以为苦，反说“这样的苦，最苦也是甜的”。

梁柏台的共产主义情操，还表现在时刻把人民的痛苦放

在心上，永做人民的孺子牛，平易近人，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情怀。他发现住地的群众吃水用水都靠一口水塘，就亲自带领群众挖了口井。这口井至今还在饮用。他身居领导岗位，却没有一点领导架子。他待人温和而谦逊，与战士和群众相处得象兄弟姐妹一样。就是在家庭生活中，梁柏台也被人称为“模范丈夫”。

梁柏台的共产主义情操，更表现在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，他无私地牺牲了家庭和个人利益，直至生命，贡献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一切。梁柏台三次牺牲了家庭和个人利益。第一次是在1921年春，他离别年老的双亲、新婚7天的妻子、早该出嫁的大姐，毅然赴苏。他的父母失去了儿子的奉养，发妻誓不改嫁，大姐终身不嫁。第二次是在1931年5月，他回国参加革命，忍痛将才四五岁的两个孩子抛在异国他乡，至今不知是死是活。第三次是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，他留下坚持斗争，仍模范地执行党的决定，将年仅2岁的儿子沙洲送了人。结果，沙洲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坐了牢，染病夭亡。妻子周月林在与瞿秋白等转移上海途中，在闽西被捕，关进黑牢。梁柏台自己，也在1935年8月在大余县英勇牺牲，走完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光辉的一生。

学习就是最好的纪念。今天，我们纪念梁柏台，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，用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来对待自己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使自己成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。

献身者的故事

(谨以此纪念梁柏台烈士90诞辰)

辛 畅

“吾当以身付诸国”

1915年5月9日，窃国大盗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，悍然接受了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当儿皇帝，实现帝制复辟。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袁斗争。

正好这一年，梁柏台进入知新高等小学校读书。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，梁柏台心怀忧愤，深以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为念。“五月九日，民国奇耻，何以报仇，在我学子”，在少年梁柏台的心头，燃起了火一样的爱国热情。他睹物思情，作文述志，每每由眼前小事推而论之国家大事。这年5月24日，袁世凯接受“二十一条”后半个月，梁柏台在上体操时，看见泥水工人在修筑学校大门围墙，立即就联想到“国家之国防”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

上体操时，见五六泥水匠，筑边墙，建大门，以防寇贼。推而论之，不啻国家之国防也。国防不可坏，门墙岂可少乎？夫国防不建，则外人自由出入，一无禁止；至外兵至

时，将何以抵御之？至此而始悔防御之无从，不亦晚哉！愿我政府，筑炮台，练海军，购兵舰，早建国防，勿至临渴而掘井也。

梁柏台的每篇日记和作文，都贯穿着爱国主义的主题，渗透了爱国主义的思想。他在5月19日的日记又是这样写的：

考历史毕，温及各课。然后至操场少息片刻。见三年级生在操场上攻球门。吾忽起吾国之与日人对峙，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。吾国之土地，犹皮球存立于操场也。两队相争，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。吾辈青年，可不击球，以强筋骨，活血脉，振精神，以与日人相搏战乎？

梁柏台在《击球说》一文，这种强身强国的思想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，文章写道：

况今之世，国基始奠，欧风美雨，咄咄逼人。借击球之游戏，振尚武之精神，强国民之体魄，壮民国之国魂，防外人之侵略，法至美矣。吾辈青年，果好击球，并能尚武，协力同心，共谋救济，无论区区三岛之国不之畏，即英、俄、德、法诸邦亦何畏之有。

在内忧外患的国难关头，梁柏台立志做一个兴邦救国的“大丈夫”，献身于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。他写下了《丈夫誓许国说》一文，表达了这一壮志。文中写道：

吾誓为大丈夫，当以身付诸国，竭力以扛国事，以保国家，不以私而忘公，斯为可矣。不然一生虚度，与草木虫鸟同腐，无益于世，无闻于后，岂不痛哉。昔马援谓“男儿当死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，何能卧床上，死于儿女之手中也”。班超谓“大丈夫无他志略，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耳”。斯二人者，乃誓许国之大丈夫欤。立言不朽，立功不朽，吾当以为模范也。

做一个“许国大丈夫”，“男儿当死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”，“立功异域”，是少年梁柏台立下的壮志。“以身付诸国，竭力以担国事，以保国家，不以私而忘公”，正是梁柏台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“那怕弃生命去救国，也不敢稍为退让”

1918年秋，梁柏台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来到了“人间天堂”杭州。他无意去欣赏“绿杨阴里白沙堤”上的“一枝杨柳一枝桃”，而有心去拜谒“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”，反复吟咏民族英雄张煌言慷慨赴义时的悲歌，“国破家亡欲何之，西子湖头有我师”，更感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。到校没多久，梁柏台就给知新学校的好友袁月乔去信，说自己“所主张的是新思想，所看的是《新青年》”，还说，“吾国今日之世，所可仗者恃吾青年”，“青年肩造就吾国将来的责任，庶可忽过”。他决心“顺应世界新潮流”，“与时俱进”。

震惊中外的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梁柏台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爱国学生运动。5月9日，消息刚刚才传到杭州，梁柏台就给家乡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去信，报告“北京大学生之事”，表示“身可死而山东半岛不可失，头可断而青岛不可去。励其心志，鼓其热血，得还我土地而后已”的决心。他是学校社会服务团讲演部和劝用国货会的重要骨干，“每逢假日出外演讲”，疾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，期以“激励我国民，唤醒我睡梦，得富强我中华”。他们走街串巷，宣传“国货之益，舶来品之害”，捣毁日本人招牌，将查获的所

有日本货，集中新市场、城站两处烧毁。在6月3日全市“三罢”群众集会上，梁柏台和宣中华、汪寿华向5万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。他们从袁世凯1915年和日本签订卖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讲到段祺瑞政府的腐败无能、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罪行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号召大家起来挽救危亡的祖国。他们的演讲，仿佛如炸响杭城上空的春雷，唤起了民众觉醒，激发了群众爱国热情。梁柏台还和同学们组织起学生军，每天操兵式早操二小时，“预备为战士的后盾”，“俱愿效死战场”。

梁柏台在给母校老师的一封信中说，自“五四”运动以来，“天天愁国家的将亡，东奔西走，尽良心去做救国运动。……国家既然是这样的现象，那怕弃生命去救国，也不敢稍为退让”。他在“五四”运动的潮流中，经受了战斗的洗礼，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。他已为少年时立下的做一个“许国大丈夫”的志向，充实了新的内容，正为实现“竭力以担国事，以保国家”的誓言，跨入了新的革命征途。

“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”

经过“五四”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梁柏台，仿佛注入了新的血液，朝气蓬勃地向往未来，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秋，他经俞秀松等人介绍，进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。他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、许之桢、吴公冕、谢文锦等同志相约，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去“搬取革命的火种”。

不料，当他回家禀明父母时，却遭到了竭力反对。父亲

始以家境清贫，资费难筹，去苏前程未卜为由，执意不允。后又以不忍独子远离父母之理，加以劝阻。但梁柏台意志坚决，赴苏心切，双亲劝阻无效，只得一面应允，一面为他与陈莲芝匆匆完婚，想再以新婚燕侣相挽。还没想到，婚后第7天，梁柏台就毅然束装登程了。父母见再也无法留住，只好限定“少则一年，多则三年，就要回家”。梁柏台早已抱定“以身许国”的决心，对亲人说：“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。”

梁柏台离家那天，父母让女儿梁小芬送弟弟上路。梁柏台对大姐说：“大姐，我这一走，就把父母和莲芝托给你了。”善良而又坚强的梁小芬说：“柏台，你放心走吧！你不回家，我不出嫁。”边说边将2个银角子塞在弟弟手里：

“姐姐没有钱送你，只有这2个银角子，给你在路上买点心吃吧！”她一直站在村口河边，目送弟弟跨过木桥，踏上大路，消失在远方。

次日，陪送梁柏台进城的梁梦千带回了两方手帕。梁柏台舍不得用大姐送他的2个银角子买点心吃，买了两方手帕，带回给大姐和莲芝作个纪念。她俩捧着手帕，眼泪象断线的珍珠，扑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

“国家事大，家庭事小”

1925年12月，梁柏台的父亲去世了。噩耗传来，梁柏台不禁痛苦失声。他遥望南天，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哭泣，亲人的呼唤，多想赶回故国家园，以尽人子之责。

可是，他不能啊！

梁柏台历尽艰险，到达苏联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满后，被党派往远东从事革命开辟工作，担任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员、远东五省职工苏维埃委员及主席团成员、中共崑崙支部书记等职，担负着领导远东的华工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。重任在肩，须臾也不可离呀！他只得忍痛给母亲写了封信：

母亲大人：

离别双亲四年有余。在这四年之中，天涯海角，音讯少通。家中对于儿之挂念自不待言，儿亦何尝不念家庭呢？家中屡次写信给儿，要儿回家，儿竟到此时还未回家，实由于国家事大，家庭事小，放不下职务，不得脱身回家。这非儿之过，是事实使然。几天前接到修昌兄来信，知家父已逝世，促儿回家。但是在最短期间内还是不能回家。实因为职务太重大，不是随随便便一抛弃可以走的。所以虽然父亲逝世，心中虽然十二万分痛苦，还是只好忍痛执行自己的职务，家中事务只好请母亲费心……。

“国家事大，家庭事小”，这是多么崇高的奉献精神。

“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”

1930年，梁柏台已在苏联渡过了十个春秋。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，早已将全部身心交给中国革命了。

当然，不能例外，梁柏台也正面临着一场名利和金钱的挑战。当梁柏台在异国为中国的富强、人民的幸福而忘我战斗的时候，他的不少亲朋学友，有的当了老板发了财，有的做了官有了地位。在人们看来，以梁柏台的才干其地位完全

可以在他们之上，却为什么要久居异邦，“既不会发财又不会做官”，到底图的什么呢？“实在感到有点莫名其妙”。尤其是柏台父亲去世后，族中无赖以其家妇女可欺，常相威胁，扬言“柏台回来没有他立足之地”，强借巧取，无所不为。家中生活十分艰难，曾屡次去信，诉说种种苦状，或以谁发财、谁为官相告以动其心，促其早日还家。梁柏台不为所动，却在给大姐的信中直言相劝：

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，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些玩意儿。弟若要宝贵，何必久居异邦！你不要看某某现在如何得时，他快要感觉到我两年前告诉他的两句话，是他终身的座右铭。我对于这些，看得非常清楚！

“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”，这就是一个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名利和金钱的回答。梁柏台在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这句话，在“一切向钱看”甚嚣一时面前，对我们广大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，不是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吗？

“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”

1927年夏，梁柏台与周月林在海参崴结为革命伴侣，婚后有一对女儿。梁柏台一心向往着祖国，渴望亲身投入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。1931年春，梁柏台的回国请求，得到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批准，并允许带妻子同行，但必须把孩子留下。

1931年5月的一天，一辆轿车从莫斯科近郊的国际儿童院向火车站驶去。坐在车中的梁柏台，努力把自己的情思从

与女儿惜别之中挣脱出来。在异国已战斗了10个春秋，如今踏上了回国的征途，等待他的是渴望已久的国内那种火热的战斗生活，这怎能不激动呢？坐在旁边的周月林似乎还被离情别绪缠绕着，她在想着那对才三四岁的儿女，哭叫着从保育员的手中挣脱出来，扑向自己的情景。将他们抛在这异国他乡，不知道何日才能见面。想着想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梁柏台用手肘碰碰她，安慰说：“你不用难过了，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。我们现在回国去干革命，将来他们长大了回国搞建设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

自从有了孩子，梁柏台就把他们交给了革命。他婚后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，梁柏台给她起了个俄文名字：伊斯卡拉。意即“火星”，希望女儿成为革命的火星，长大后去燃起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。当时，在远东华工中信奉耶稣很盛，孩子出身后都要上教堂举行洗礼。梁柏台为了改变这种陋习，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，在伯力中国戏院替儿子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洗礼。由当地党的代表主持仪式，从列宁的名字中取出2个音作为孩子的名字，叫弗宁，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。梁柏台称它为马列主义的洗礼。他兴奋地吻着儿子的脸蛋，说：“儿子啊！你真好福气！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，做了革命战士。不象爸爸，经历千辛万苦，才找到革命道路。”

“我也是种田人啊”

1983年10月某日，笔者在瑞金县中医院病房里见到了老红军罗志才大姐。这位在邓小平同志任瑞金县委书记时的

县妇女部长，当她知道我们正在搜集梁柏台烈士事迹时，不顾病痛，一下从病床上坐了起来，话匣子就打开了。她称梁柏台为梁部长，眼眶中闪烁着崇敬而怀念的泪光。她说，1933年春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竞赛。梁部长代表中央政府到瑞金指导春耕生产。那时，年轻的男子都去当红军了，我们妇女成了生产的主力军。梁部长非常尊重我们妇女，处处提高我们妇女的地位。凡他主持开会，总是让女同志坐在前面，散会时，总要宣布一声“让女同志先走”。他很会做妇女的工作，他的话总是打动我们妇女的心坎。因此，他到那里，那里的群众就情绪高涨。他每到一处，插秧薅草挑粪样样都干，还教妇女插秧。每次下田干活总是把裤管卷得高高的。大家都说他不要领导干部、知识分子，倒像个农民。他听了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是种田人啊！”

“我也是种田人啊！”多么朴素的语言。“位尊不忘公仆心”。梁柏台，这位农民的儿子，始终不忘人民的本色。他在苏联后几年，已有较高工资，家里有沙发等家具。“不以私而忘公”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，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，回国到中央苏区过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。他不穿西装革履，甘愿去着布衣草鞋；不睡沙发床，甘愿卧草铺；不吃牛奶面包，甘愿一天两顿稀饭。他不以此为苦，反而说：“苦有什么？这样的苦，再苦也是甜的！”他一点不把心思放在吃喝上。晚上工作到深夜，饿了就喝点水，既解渴又充饥。他身居领导岗位，过着战士一样的生活，没有丝毫特殊，与战士和群众相处得象兄弟姐妹一样。吃饭时，他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颗黄豆划在邻居孩子的碗里。他将从咀里熬下来的比金子还要金贵的五两盐巴送给红军家属。正如罗志才大姐说的，“梁部长吃的是草，献出的是奶，真是革

命的孺子牛，人民的勤务员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苏区人民，献给了中国革命。”

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

大家都知道，在瑞金沙洲坝有一口红井，井旁立着一块牌子，写着“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时刻想念毛主席”。

在沙洲坝附近的原司法部、内务部驻地——松山下村村口，也有一口用殷红条石砌成、泉水碧绿的水井。笔者曾实地访问过。当地的群众告诉说，这是梁部长带领我们挖的。过去，我们村子几十户人家吃水用水都靠一口水塘。世代如此。塘水越来越脏，遇上干旱，还要闹“水荒”，到十几里外去担水。梁部长一到我们村后，就马上发现了这一问题，下决心要打口井，让群众吃上清洁的井水。他亲自选择了地点，带领司法部、内务部的干部首先干了起来，又组织群众，经过连续几天奋战，终于挖好了这口井。从此，我们村都吃上了清洁的井水，到现在还在吃。尽管在“四清”运动时，“四清”工作队组织群众又在村子另一头挖了一口井。但大多数群众还是愿意到这口井来担水。因为，这口井是梁部长挖的，这井水是甜的。听说井水是甜的，我禁不住弯身捧起井水喝了一口，只觉得一股清凉沁入心肺。尽管我未能品尝出甜味，不过我已体会到松山下村的群众对梁柏台烈士的深厚感情。

“党有决定，不能例外”

1934年10月，中央工农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。梁柏台多么渴望和大部队一起出发，但党要他留下主持政府工作，担任中共中央分局成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（主任陈毅）。梁柏台坚决服从党的决定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。还说服妻子周月林也留下。

1932年，梁柏台又有了一个男孩。因生在沙洲坝，取名沙洲。长征出发前，中央决定，孩子一律送人。梁柏台夫妻都是留下不走的，因此，有人劝他暂时不要将孩子送掉。梁柏台却说：“党有决定，不能例外。”忍痛将孩子送了人。

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，敌人就闯进来，迅速占领了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，继续堡垒封锁政策，将中央苏区截为无数小块，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。收养沙洲的农村妇女干部，丢下自己的亲人不顾，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，到处转移掩蔽。但最后还是被“还乡团”发现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去，关入监牢，染病夭亡了。

牺牲岂止……

1935年2月，中央苏区的形势已十分险恶，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。梁柏台先送走了妻子周月林，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。3月3日，梁柏台率领中央办事处部分成员和项英、陈毅等分路向粤赣边区突围，在战斗中身负重伤，不幸落入敌手。不久被押解到大庾县。